1974

埃温德·约翰逊〔瑞典〕

"由于他那高瞻远瞩和为自由服务的叙事艺术"

——获奖评语

【小传】

埃温德·约翰逊(Eyvind Johnson,1900.7.29—1976.8.25),瑞典作家,原名乌洛夫·韦尔内尔,生于瑞典北部布登市,父亲是个铺轨工人。由于家庭贫穷,他从小寄养在叔婶家,在饥饿与冷眼中度过没有欢乐的童年。1914年即14岁那年,他小学毕业,父亲无力继续供他上学,他不得不外出流浪,只身来到更为寒冷的北极圈里去做工。拉车、搬煤、伐木,少年约翰逊已尝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滋味,这对他日后的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五年后约翰逊来到首都斯德哥尔摩。他如饥似渴地读文学作品。结识了一批文学朋友。1920年,他与朋友合办《我们的时代》杂志。1921年,他偷渡到欧洲大陆,漂泊在巴黎和柏林。他自学法语,德语、英语,对这些国家的文学作品反复研读。其中三位小说家;法国的普鲁斯特(1871—1922)、纪德(1869—1951)与英国的乔伊斯(1882—1941)对他产生特别大的影响。他从这些小说家身上,汲取了艺术勇气与技巧,决心以自己的生活经历,

进行文学创作。

1924 年，约翰逊发表小说《四个陌生人》，从此登上文坛。1925 年，他写了《蒂芒斯与正义》，1927 年写了《黑暗的镇》，1928 年在法国出版用法文写成的《挂号信》，1929 年写了《对一颗陨星的评论》，1930 年写了《向哈姆莱特告别》。这些早期作品都以现代瑞典社会的生活场景作为题材，用现实主义态度与多少带点悲观主义的色彩来描写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命运，包含了对小人物们的深切同情。例如《黑暗的镇》以瑞典极北的小镇为背景，描写了一群穷酸的小学教师的遭际。由于约翰逊在作品中愤怒地揭露了社会的不平等，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他因此被评论家称为“瑞典的无产者作家”。

30 年代，约翰逊回到瑞典。虽然他受到各种现代文学思潮的影响，但在创作主题、人物典型上，他依然紧紧把握现实主义原则。这使他写出具有时代性的作品《乌洛夫的故事》四部曲（1934—1937）。它由《1914》（1934）、《这里就是你的生活》（1935）、《不堪回首》（1936）、《最后的青春》（1937）组成，它描写一个出身贫苦的劳动者，在瑞典社会经过多年磨难与奋斗，终于成了知名作家。显然，主人公乌洛夫身上有着作者自己经历的影子。这部长篇系列插进不少独立故事，它是北欧传统的写法。四部曲出版后，不少作家竞相仿效，它奠定了约翰逊在瑞典文学史上的地位。

30 年代末期，法西斯势力在欧洲加剧活动，素怀正义感的约翰逊积极投入声讨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夜间训练》（1938）、《士兵归来》（1940）就是这方面的作品。大战期间，

瑞典作为中立国虽免遭纳粹铁蹄蹂躏，但战火纷飞的欧洲大陆对作家依然烙下深刻的伤痕。他写了又一部重要的长篇系列：《克里隆》三部曲（1941—1943），它以战争年代的所发生的事端为背景，通过主人公寓言式的遭遇，表达作者强烈的反战观念。

战后，约翰逊名闻欧洲，他被选为瑞典学院院士，但仍笔耕不辍。包括长篇小说《幸福的奥德修斯》（1946）、《玫瑰花与战争的梦》（1949），尤其是长篇历史小说《陛下的时代》（1960）、《向沉默的散步》（1973），被瑞典学院称为“大作”。

约翰逊的短篇小说也很出色，著名的短篇小说集有：《夜深沉》（1932）、《船长，再一次》（1934）、《安稳的世界》（1940）和《七生》（1944），尤其以《七生》为代表。这些作品结构缜密、机智，内容深刻，风格清淡、幽默，手法纤细而不落俗套，充分显示了作家的叙述艺术的高超。此外他还写了不少游记，如《瑞士日记》（1949）、《北极圈的冬之旅》（1955）、《柯罗诺斯游记》（1961），1974年，他同马丁松同获诺贝尔文学奖。两年后，病逝于斯德哥尔摩，享年76岁。

【颁奖辞】

埃温德·约翰逊所受的教育，受惠于当时的社会环境，这项教育在他13岁那年就结束了。在北极圈之北，一个小村落的学校，给予他幼年的培育。另一方面，在哈瑞·马丁松6岁那年，他还是所谓“教区之子”，一位在拍卖时以最低价格得标的人士，愿意照料这个天涯孤雏。以这种方式起步，他们今天能站在这个讲坛，足以证明在世界各地渐进的社会改革，

已经发生在我们瑞典人身上，这是我们最大的福祉，也是千年来最显著的成果。

无论是约翰逊，还是马丁松，他们的出现都不是孤立的事件。他们所代表的，正是广大的无产阶级作家及劳动阶级诗人。他们进入文学界，丰富了我国的文学财富，其价值无论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为过。

“埃温德·约翰逊在文学上的成就,是他能把全欧洲一个极为成熟、丰富时期的特性，表演得淋漓尽致，这项成就十分具有影响力。”这是 30 年前法国评论家吕西安·莫林说的。约翰逊很少被人生起步的环境所束缚,也很少被禁令桎梏。国际性的观照，是约翰逊后期作品的特色之一，对时间、对人类的命运、对所经历的时代，他都同样予以广泛的展望。对历史小说的改写，他都怀着独特的见解。其实例可在《陛下的时代》、《向沉默的散步》等大作里清楚地看到。使约翰逊的文笔留下无可磨灭的痕迹的环境是什么呢？当时盟军尚无进攻大陆之前兆，而纳粹仍紧紧地扣住了欧洲之咽喉。身处这样的困境，约翰逊毅然决然地发言，态度充满了激情，这种激情再也没有从他的著作中消失。他超越国境携手，印证自己对斯堪的纳维亚自由的信念。在挪威被占领期间，他与勃兰特[①] 创办了名叫《握手》的小报，这两位发行人，现都成为诺贝尔奖的得主。

与约翰逊相比，马丁松同伊索有更多的共通处。伊索是所有无产阶级作家中最早、最伟大的一位，他独创独具魅力

① 勃兰特，前西德总理，希特勒政权时代亡命瑞典、挪威，1971 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的寓言。两人共通处在于，都用超过字面的内容及似虚还真的话，攫住读者的注意力。但本年度两位获奖人之间，其相异处勿宁说是多于相似处的。约翰逊作品的基础，大半建立在自由社会坚固不移的市民权利之上。马丁松则是与社会无关的一个无可羁绊的流浪者。《克洛克里凯之道》的主角，那具有哲学气质的流浪者波利，在很多方面可以看作作者的化身。目前，马丁松已拥有自己的家。这个家，存在于遥远的外域，他经常在通往这个家的途中。换个角度说，那艘意图从地球出发寻找解脱之路，并与母港断绝联系、迷失了目的地、又失去了舵的阿尼亚拉号太空船，我们也在脑中浮现出悲剧性的美丽情景。他曾这样说过：“我们到处会遇到真实，事实像砂粒般地飞进我们的眼里。”这个流浪者在路上边走边找而达到的真实，为他带来了充满磨炼、迷惑和欢愉的海阔天空式的生活。而对这种生活，他充满了感谢之意，就像孩子一样，瞪大了好奇的双眼。

——瑞典学院常任秘书卡尔·拉格纳·基耶罗

【致答辞】

我谨代表哈瑞·马丁松先生和我自己，就我们现在的立场，简单地说几句话。谈到诗或散文，依照惯例都是以经过的岁月为背景，对自己的成果作一一回顾，经由这种自我批判，往往有助于我们看透人生。而对我们来说，更能唤起对老师的追忆。这些老师里面，有的虽已作古，但通过他们的传世之作，使我们感到他们仍是活着的思想家与诗人。在引导我们走上人生之路的引路人中，也包括现仍健在的作家。

某一作家的作品，往往反映出他的人生遭际。诗人从寻

求灵感的痛苦中及思考的漩涡中，发现精确语言的本质，并将其表达。由此，诗人和小说家，当他们把自己心中想写、想把握的东西写出来的时候,就能深深体验到自我意识的喜悦。过去和现在所有优秀作品都包含有：人类的社会、自然与技术，以及决定一个人命运的苦恼与欢喜时，所遭遇的暴力与同情。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感受到的痛楚、郁闷与精神、肉体的悲苦，都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因此有不少科学家及诗人，都在不断地努力，以期创造出一个最适宜于人居住的世界。

这回，瑞典学院甘冒风险，让哈瑞·马丁松和我有机会站在这里，对这项荣誉的安排，我要表示感谢之意。

—— 埃温德·约翰逊

【梗概】

（短篇小说）

湿 地 带 断 章

这儿是列车交汇的中转站，运矿石的列车常在此停车。待挂上几节车皮后，就驶往几英里外的北方矿山。刹车手们爬上各自的位置，敷衍地向站长行举手礼，站长也还了礼。其实像这样的小站，是不设站长的。不过，要说他是站长也不妨，刹车手的工作间，没有一间能挡风雨．像这样的列车，在北极圈来回行驶，约有 30 辆左右。进了北极圈，有些人的鼻子会冻伤、手指麻木，指甲像要倒插进肉里似的。在严寒风雪的天气里，一定要保持清醒，绝对不能睡。夏天却舒服多

了，乘客多半是10人一排，经常坐在车上打瞌睡。火车爬坡时，遇上颜色鲜艳的信号，睡眼惺忪的刹车手便赶紧拉着刹车把手。到了下坡时，他们便又打起瞌睡来，好几英里的路就在朦胧中飞驰而过。

刹车手的工作很适合懒人。整个夏天，他们固定坐在车站建筑物的方向，他们的姿势就像飞在一条电线上的鸟，从不同方向飞来，恰巧落在这列列车上。有的人对这种生活感到满意；有的人却抱怨北极的夏夜明亮得叫人睡不着觉；有的人耐不住漫漫旅途的寂寞，另谋生路去了：有的人下决心吃铁路饭，寄望将来谋个车站职员、司机或列车长什么的，不过，对大部分人来说，刹车手只是情绪不佳时的一份临时工作而已。

湿地的中央，有凸出的花岗岩层，就像神的鼻子落在地上似的。本世纪初，铺设这条铁轨的时候，技师、赌徒和他们的家眷都一道涌到了这儿。铁路筑成后，有些工人留了下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个夏天，一辆满的载矿石的列车正准备离开车站，忽然有一个刹车手从车上跳了下来，他跨过铁轨，爬上月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了。“喂，你这家伙，别迷糊了，火车就要开了！”司机叫着，着急地挥舞着手，站长也拿着红旗向他打手势，两只手仿佛像游泳时泼水似的。“克夫伊斯特，我们要走啦！”给油管理员叫道。克夫伊斯特看着表，望望车站的红墙壁，像是催促自己下决心似的停了片刻，然后举起那双又大又脏的手，在空中挥舞着，大声朝列车喊道：“各位，我决定要留下来！”

“这个混蛋！” 司机啐道，有意把蒸汽 “吁” 地一声放了出来，汽笛又短短地鸣了两声。“你会被记过的！” 给油管理员叫道。列车终于出发了。当最后一节车厢轰隆隆地通过转辙器时，站长把转辙器换了回来，他把黑制服的扣子扣好，挺了挺身子。“喂！你怎么不和大家一块走，待在这儿干什么呢？” 克夫伊斯特静静地蔑视着他。“不，我想留在这里！”“你这样做会被处分的！”“处分就处分吧，” 他倒是回答得很干脆。站长吸了一大口气，准备等一会儿大声训斥一番，一面上下打量着这个人。他长得很高，肌肉也很结实，穿着蓝色的短上衣，戴着有边的帽子，脚上是笨重的靴子，那双细小的蓝眼睛闪着快乐的光彩。

站长的火气越来越旺。已是个能自立的大人了，还干出这样的事，简直可耻极了。好好的前程，岂不是都给毁了吗？好好认真干下去，一个刹车手也是可能升迁的，可这样侮辱上司，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说真的，你把工作弄砸了，下一步该怎么办？你得想想！” 站长说道，“这儿什么都没有！没有旅舍，没有道路，一无所有！这不是个适合居住的地方！克夫伊斯特说。“如果你真厌倦去做上级给你的工作，那么你也可以像其他人一样提出申请啊！” 站长又说。“这儿总是这么美吗？” 克夫伊斯特问道。

克夫伊斯特离开站长，沿着铁路朝北走。他一大步跨两根枕木，又沿着内侧走，他想或许每公里可以节约 10 公分吧。走过弯道后，湿地带就像红色的阳光与茶色的泥土糅合成的地块，在眼前伸展开来，一直绵延了 4 公里远。在下一个拐弯的地方，有一栋养路工人的小屋。本想进去讨杯水喝，结

果他意外得到了咖啡与饼干。“你打算到采石场去找份工作吗？”养路工人一边用锥子在鞋底扎洞，一边说道。“嗯，这倒是个好主意！”克夫伊斯特说道。他并提出：“如果你能让我借宿，就太好了！”“那可要检查看看你的头发，很多住客都有头虱，我就发现过两次。”“我还没有决定要不要留下，在山上能借到千斤顶吗？”克夫伊斯特的话使养路工人心头一震，他眯起眼，嗤了一口口水，这时才想到舌下含了一根钉子，差一点吞了下去。“难道你想在这里找金子吗？”他像要保护自己地产似的，断然地接下去说：“这儿是不可能有金子的！”克夫伊斯特连忙否认，接着说：“用千斤顶是不可能挖到金子的。我很需要一个千斤顶，不知在山上能否借到？”“我借给你吧。”养路工人说道。他到仓库里拿了一个千斤顶出来，克夫伊斯特仔细看了看，然后点了点头，就扛在肩上说：“经过这儿的时候，我就会送回来的！”养路工人这时有些慌了，说：“我跟你一起去吧！”但克夫伊斯特说：“不用了！”

克夫伊斯特越过山沟，爬到对面的山崖。从这儿，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可以通车，小路一直上达到山顶上的采石场，采石场就像伤口那样开着口，大大地敞开着。可是克夫伊斯特目标不在那儿。他爬上最险恶的斜面边缘，那上面有一块大石头，几乎有一人大，他攀上了那块石头，坐在上面。当他发现下方的养路工人时，奋力地向他摆着手。“你干什么！干什么啊！”养路工人喊道。“你要上来，可得闪避啊！”他叫道。这时养路工人可明白了。他乘车经过这个山旁，已经是上百次了，可是就没有想过爬上去把那块石头滚下来。现在，克夫伊斯特把千斤顶放在石下准备工作，这家伙好像还

在哼着歌呢！

养路工人惊慌失措地抛下了铁锹，放声大叫，没命地沿着铁路，朝着积石场的方向跑，像要去求救似地。他听到石头滚落的声音，不由得停下脚，静静地瞪着眼睛观看。大石头滚了两转，就以更快的速度向上弹了几下，又重重地滚落，再滚了几转后，又跳了一次。最后石头隐而不见，想必是穿过草丛，又碰到其他的石头和砍下去的树干，折断了细枝，一路滑滚、擦碰、反弹，最后终于听到停到什么地方了。一只兔子越过铁轨，两只鸟受惊地飞上天去。突然，养路工人又清楚地听到采石场在敲打铁轨的声音，他又惊又恐，“啊！要是滚到铁道上，看怎么是好！”克夫伊斯特坐在山顶上，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你会被逮捕的，会被逮捕的！”“喂！千斤顶我就要卸下来还你！”克夫伊斯特大声回叫。

克夫伊斯特沿着铁路，优哉游哉地走了回来，他把千斤顶竖在养路工人的小屋前，伸手敲敲门，可是无人应门。养路工人这时在仓库劈柴——也许为了预防万一，所以在身边备着斧头。“你最好离开这里！”养路工人说。“我知道，你是生了气。不管怎么说，推石头的游戏是挺有趣的，我想你是没有这么玩过的。”克夫伊斯特大汗淋漓，可是神采飞扬。

在车站，站长已在等候克夫伊斯特了。“喔，你回来啦！你不是一直在山上吗？找不到工作是吗？”站长指着他问。“我做了我喜欢做的工作！”克夫伊斯特说道。“我平时就在想，如果那块又大又重的石头，能够滚下去的话，那一定是挺有趣的事！”

这时运矿石的列车到了，并且驶入了待避线，等着和下

行的列车交会。克夫伊斯特不知是搭了南下的火车，或是北上的火车走的。总之，他是搭着火车，到他想到的地方去。

此后，有关他的传说愈说愈夸张，到了一年后，站长是这样说的："克夫伊斯特那家伙，威胁着说要把我杀死。那家伙提了一个包袱，我猜里面装的一定是炸药，他本来是想来炸铁道的！"在大战爆发那年，这件事被渲染得更大了。克夫伊斯特被绘声绘影说成是一个苏俄间谍，一口气能喝干10公升水。这个家伙本想要摧毁整座石山，让这个国家不再有筑要塞用的花岗岩，好在站长及时制止了。一个月后，下令全国总动员，这个传说更像铁浪一样波及了整个瑞典，吹走了夏天的欢喜。

30年代的一个降临节

老妇点油灯，就在划火柴时发出嘶的一声闪出光亮那瞬间，她忽然觉得，有一盏电灯省多少事啊。每天晚上当她给那头猪送夜里吃的东西，或者有时夜间不得不上猪圈或柴棚的时候，她总是这样想，而且总是怀着同样的喜悦。她先是觉得，猪圈也该有盏电灯了，随即想到，屋里自从有了电灯，干净亮堂多了，人在屋里别提有多舒服。那盏电灯用了已有4年，是在小儿子卡尔离家那年买的，但至今她还觉得那是个宝贝玩意儿。在那些猪里，有一头聪明得跟人差不多，大伙都叫它"玫瑰花"，可它瘦得像猴，尼卡拉斯说，这猪用脑过多。

尼卡拉斯躺在床上已有一年六个月，到明春他就满70了。他得的倒也不是什么大病，只是劳累过度，才成了这个样子。只要尼卡拉斯活着，就能每月领到600克朗养老金，多么希望他再多活几年啊。那猪显得很快活，虽离死期已经不远。她估计它足有90公斤重。他们一般到圣诞节前的第二个礼拜天才动手杀猪，那时腌咸肉也来得及，肉先晾干，到圣诞节前夕放进缸里。

老妇感觉有人在门前那雪花飞舞的黑暗中，当她高举油灯时，才看见站着的是个男人。他的两眼在她面前闪着灰暗的光。是个流浪汉，她心里琢磨着，一个穷吉卜赛人。她停住脚步，全身的肌肉紧缩起来，问道："你想要什么？""饭。"他的眼睛含着乞求，倦困的眼皮慢慢地眨着。"在这里等。"她说着又一次举起灯照他的脸庞，然后从他身旁擦过，走上台阶。

"你最好给他一块面包，上面搁些东西，"尼卡拉斯说。她小心翼翼地打开门，那人在大门前等候着，卧室里尼卡拉斯的声音："让他进屋取暖吧。"陌生人用他那双瘦弱的手握着稣软的圆糕，一面注视着手上的食物，一面平静而又贪婪地嚼着，这种神态在这个宁静的厨房里是极其少见的。他一言不发，只是低头吃着。"要不要来杯咖啡？"她问道。他点了一下头，烙饼冒着热气，咖啡味道很好，这是她今天早晨准备的。陌生人默默地喝着，她在咖啡里放了两块糖，他只喝杯里的咖啡，却没动小碗里的粥。这时他从桌旁站起来，向她鞠了一躬。

"看样子你没有工作？"老头问。那个人没有一下子明白，

但没等老头再往下问，他已点了点头："是的，没有工作。"老妇身体往前倾去，看着他。她背后有一把杆保护着，只要她手指一伸，就可以摸到那块冰冷的铁。她的老头也紧握着羊皮被里的斧头。但是那人显得很坦然，机智。"我是犹太人。"他们一下子沉默了。犹太人，她想，不就是他们吊死了基督，我们的救星吗？啊，我的上帝，阿门。自那以后，他们得到了惩罚，四处流浪，整天不得安宁。好多年前，村里来了个犹太人，他卖围裙、钮扣、针线、皮带……她一时也记不全那些东西。犹太人，他们挑着担做买卖。

她忽然有了主意，"你有没有要卖的东西？比如针线、吊袜带之类。""卖？"他笑了一笑，摇摇头，"不，不卖。"老头插了一句："你是做什么的？是工匠呢，还是别的什么匠？"那人很快听懂了，他又笑了一笑，费力地寻找着字眼："我是……我是……"他总算找到了，"我是教师……我是教师和博士。""上帝啊，他不光是教师，还是个博士呢！"老妇又惊讶又疑惑地望着他。陌生人又想作解释。他是教师，但无法呆在自己的国家里，也许这里也留不住。他给这对老人讲了一些自己的身世和遭遇，当他们听到"集中营"这三个字时，不由全身一颤，他们早就在报上读过或听人说过集中营的事情，但它是那么遥远。在那个国家里人们用鞭子折磨着那些人，而那些人在很久以前钉死我们的救星后就再没有干过任何伤天害理的事了。最后一切都清楚了，他是外国人，是个教师，人们要抓他，因为他是写那些禁书的博士——嗯，他们一定打了他。他十五六岁就当兵打仗了，见过不少世面。"他好像累坏了，要是他身上没有虱子，就让他在厨房的沙发上睡一夜

吧。” 尼卡拉斯说。就这样，他躺在沙发上，枕着枕头，身上压着几条旧布毯，很快就睡着了。

到处都能看到这个陌生人的影子。孩子在放学的路上或者在去林边小镇的途中经常看见他。他有时出现在邻居家，用奇怪的语言乞讨着食物。他有时索性默默地站在门口，直到人们担心着会染上虱子，让他坐下，给他一块三明治或一小碗粥。他有时睡在地板上，有时躺在沙发上或者牛棚里，别人给他放些填肚子的东西。圣诞节前夕一连刮了三天大风，他的影子出现在暴风雪中，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人们看见他的脸被风吹得发紫，雪抽打着他，他的脸在大街小巷闪现。在森林里砍圣诞树的人看见他站在村里两家小商店的门口。人们摇着头，不知是怎么回事。谁都不相信他是个逃犯。但有一点很清楚：他是个难民。远方的邪恶一直追逐着他，使他四处奔窜，如果没有亲眼见过他这种处境的人，肯定会把他这个种族的生活想像成另一番样子。村南几家订报的人很清楚他们的情况，知道他的民族对我们国家是一大祸害。但是当大伙看见他的时候，无论如何也不相信那些报纸。他既没有耍妖术害人，也没有叫人违背基督教。他和平常人一样吃喝住宿，他呆过的地方并没有发生孩子丢失的事。有个地方，人们给他饭宿后让他劈柴，他跟人说他打过四年仗，从 1914 年到 1918 年。说是这么说，但劈了半天，也只劈了一点，汗珠挂满了黝黑的脸。他太不会干活了。但他毕竟是教师和博士啊。有人说，他每次登台讲话时都应该戴上一顶高帽子，上面有个博士符号。这一切已经成了圣诞节前夕家家户户谈论的话题，虽然人们忙得不可开交。

他在这对老人家里呆了四天,至少把大部分身世都讲了。虽然他打过仗，但拿着猪肚时连汗珠也冒出来了。他全身得好好洗一洗，老妇给了他一件老伴的自织衬衫，她拿着衬衫走进厨房，一眼看见他背上和胳臂上一块块大伤疤以及红色的印记。他朝她笑了笑，告诉她说，在他的国家，在他逃出来的地方，那些人用皮鞭和棍子抽打他。“太可恨了,”老头叹息了一句。老妇抬起头，望着陌生人胡子零乱、灰暗的脸，陷入了沉思,最后说道:“不管怎么说,你是主的儿子,阿门。”他还年轻,他自己说他37岁,尽管大伙对他的话半信不信的，觉得他应该有50岁，因为他的两鬓全已花白了。

城里的报纸说．他们采访过一个来自这个国家的人，他亲眼看见那里的一切。这个人写道：大的集中营确实有，但只是为了对付那些野蛮的犹太人，他亲眼见过这类集中营和所有的犯人，如果用犯人这个字眼的话，那么，这些犯人对这种保护露出了满意和幸福的笑容，他们说，他们生活得很快活，比哪儿都好；他们学会了许多过去不会的东西；他们在新鲜的空气里过着一种健康、舒服的生活。有一个人突然站起身，把手上的报纸撕得粉碎，扔在地上，大声叫道:“妈的，我的脑袋要炸了!”

他不停地流浪着。大伙看见他便给他饭吃，给他地方睡，差不多家家都这样。但是当另一种流浪者出现的时候，他们说:“游手好闲的人太多了。”

陌生人站在十字路口，凝望着暴风雨。有一天来了一个警官，用手拍了拍他的臂膀，说道……是啊，警官大人会说什么呢？

【评析】

《湿地带断章》、《30 年代的一个降临节》选自作者短篇小说集《七生》。《七生》出版于 1944 年，荟集作者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创作的小说，是代表约翰逊艺术水准的小说集。在该小说集后记《致读者》中，约翰逊说："所以采用《七生》这个标题，并不是说作者打算活那么长，或是活那么短。我个人的生命没有那么衰落，也没有那么强韧。我的生命到了现在，仅止于一生而已，但我打算写的至少有七个种类。"的确，作者在系列小说中描写了各式各样的人，展示了各式各样的人生，反映了作者对人生、社会、历史的思考。

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的肯定，构成了《七生》的基本主题。《湿地带新章》中的刹车手克夫伊斯特不满足机械的、不自由的生活，他宁可放弃"好好的前程"、"升迁"的机会，跑上山去，把一块不顺眼的巨石推下来。因为这是他真正喜欢做的、使他感到自己是自立的人的事情。《30 年代的一个降临节》中的那个犹太人——教师兼博士，尽管受到迫害、受到屈辱，但他不失为人的尊严，同厄运抗争着，努力做自己原先不会做的活，以顽强地生存下来。而周围的民众，对他也从猜疑、敌视到理解、尊重。然而，这位善良的犹太知识分子，最后还是被警官逮捕了。人的最大悲哀，莫过于人的价值与自由的丧失：人的最大安慰，莫过于人的心灵的沟通与理解。约翰逊在作品中，极力要表现这点。

约翰逊在作品中描绘的，都是些人们琐碎、平凡、司空见惯的生活。那个湿地带名不见经传的小站，连站长也不设；

但这里的生活按规章、按惯性运行着；单调、平凡又不可缺少。“站长”、给油管理员、刹车手、采石工、养路工，他们的生活如此平平淡淡，只有刹车手克夫伊斯特做了一件简直是骇人听闻、惊天动地的事：他把一块不顺眼的巨石从山上用千斤顶顶了下来。以致他被渲染、夸大、神化，甚至说他能一口气喝干10公升水，他要摧毁整座石山，他是什么“苏俄间谍”，等等。作品的深刻之处在于，作者能超越平凡生活的表层，站在人类和世界的高度对它们给予观照。约翰逊要告诉人们，战争如何破坏了人们的宁静生活、传统道德，把一部分人抛出生活的圈外，把一部分人的灵魂扭曲了。战争使人变得精神恍惚、沦丧，在战争中打败仗的，不是德国、不是意大利，是普通的男人与女人。40年代法国著名评论家吕西安·莫林认为，这是《七生》所表现的人类处于逆境的生存状态。

这些短篇小说，结构严谨，构思巧妙机智，手法纤细，语言清新明快，它是作者后来创作的长篇小说的雏形，其艺术性与文学史上的价值不亚于长篇小说。